

By YULIYA KOMSKA

THE IRON CURTAIN

The Cold War's Quiet Border

冷战的静谧边界

[美] 尤利娅·科姆斯卡 著

宋世锋 怀志霄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海外借

冷战的静谧边界

〔美〕尤利娅·科姆斯卡 著

宋世锋 怀志霄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战的静谧边界 / (美) 尤利娅·科姆斯卡著; 宋世锋, 怀志霄译.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474-1801-7

I. ①冷… II. ①尤… ②宋… ③怀… III. ①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 IV. ①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1083号

THE ICON CURTAIN The Cold War's Quiet Border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Uinois, U.S.A.

© 2015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出 版 人 李文波

责任编辑 怀志霄

装帧设计 李海峰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8毫米×210毫米

9.25印张 32幅图 223千字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 世界历史 国际关系

目 录

序	001
天然的冷战竞技场	001
铁幕及其长历史	010
突破“精神壁垒”	014
边 界	016
森 林	022
森林游吟诗人	028
章节概述	032
关于地名的注释	036
第一章 条件：冷战的废墟	037
揭示疮疤	037

战后和冷战	039
中欧的镀金时代化为尘土	042
乡间的瓦砾	046
代废墟说话	051
照片指向性的欠缺	060
结语：图像的背叛	073
第二章 基石：圣像破坏运动和祈祷墙的建立	076
边缘成为中心	076
“奇迹之年”的精神武器	085
铁幕沿线的奇迹：来自东方的圣像	091
“被驱逐的”圣母	095
“残破的”基督	108
边境地区的基督教思潮	119
镜头下受虐的躯体	122
结语：民间壁垒	138
第三章 基础建设：民间边境旅行和游记	143
使“边境”和“土地”重归一体	143
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效应	147
冷战边境报道的开端	152
作为目的地的铁幕	160
南方支点：德赖塞瑟尔的传说	174
北方支点：欧洲的中心蒂伦	179

旅行者书写边境意识	187
结语：集团心理的失败	201
第四章 功能：祈祷墙的视觉乡愁	206
超越“凝视”：乡愁的双重焦点	206
必不可少的乡愁	213
新的旅行摄影习惯	226
乡愁的视觉根源	235
乡愁建起瞭望塔	238
穿过铁幕	243
无尽的乡愁	251
结语：渴望的窗口	255
尾 声 悲惨的画面	272
戏剧化	272
前线的传播者	277
致 谢	280

序

天然的冷战竞技场

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十多岁的时候,有不少玩具剧场,那是用纸板大规模生产的真实舞台的复制品,其中一个尤其令人难忘,很让这位少年着迷。据说它是按照伊萨克·坡柯克(Isaac Pocock, 1782~1835, 英国戏剧家和画家)创作于1812年的音乐剧《磨坊主和他的人》(*The Miller and His Men*)制成的,灵感可能来自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创作于1781年的《强盗》(*The Robbers*),场景位于“波希米亚一片森林边上的河岸”,背景显得阴郁,与维多利亚时代多彩的纸玩偶世界形成强烈对比。利用中欧东部的风景虚构出恶劣环境,能让阴谋更具戏剧化的紧张感,这一招屡试不爽。不可否认,坡柯克描述的波希米亚与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

冷战的静谧边界



图1，“铁幕”。美国中央情报局，中欧交通运输图。（华盛顿，特区：中情局，1987）

不一样，本身没有明确的界限。但是，如果旅行者冒险闯入这片明显极不友善的土地，很有可能遇到“暗夜、烂路、冰雹、大雨（和）暗杀”。当这位未来的英国首相在纸板舞台上的湿滑山谷里挪动精巧的纸人时，可能不会想到几十年之后，这片波希米亚森林恰恰将变成一条大陆分界线（德语称Böhmerwald，捷克语称Šumava），而这片中欧面积最大的完整的原始森林和蓄水地也将不复存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铁幕（Iron Curtain）的降临，曾经让席勒、坡柯克和年少的丘吉尔着迷的波希米亚森林消失了。在边界和森林之间冒出来形形色色的融合了现实和想象的东西——它们就是本书的研究对象。

这片森林的遗迹存在于西德至捷克斯洛伐克，北方的巴伐利亚瓦尔德萨森（Waldsassen）到南方的帕绍（Passau）之间。曾经居住在那里的（苏台德）德意志人把自己视为该森林的守护者，他们在1945年以后遭到驱逐，大部分迁居至信奉天主教的联邦共和国南方，并很快将他们对森林的忠诚投射到东南部国界屏障的构建上——进而加剧了东西方的分裂。对于东西方的分裂，民间异乎寻常的创造性的反应从这些德意志人对边界地区建设的干预中可见一斑。

这种反应以各种口头的、书面的、形象的和建筑的形式表现出来，仅靠官方文件不可能涵盖——本书主要关注的就是它们。它们起初进入口述传统：故事、传奇和趣闻，对森林的子孙们来说，很能排解乡愁。然而，这些故事不会一直停留在口头讲述上，它们的元素渐渐地渗入出版的作品中，塑造出虚构和半虚构的叙述，抗拒新融合的边界和森林。关于现代宗教奇迹、铁幕旅行见闻和带着《在边境》等冷冰冰标题的诗歌成为冷战中突现的风景，伴随而来的



图2.捷克斯洛伐克与西德边界及祈祷墙以西地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普通地图。
(布拉迪斯拉法：地图出版社，1969)

图形——尤其是照片、版画和绘画——向世界各地的读者生动展现其背景。如果这还不够，新的民间力量其后又摆脱了印刷和纸张的限制，对背景本身施加影响。森林的意象在边界西部的民用建筑工程中随处可见，渗透在对所用建筑材料的讨论、自然环境中人工建筑的选址、一旦完工后将会展示的景象等方面。因此，铁幕不仅是军事要塞，也成为喧闹的创造性活动的发生地。

显然，这些被排挤的民用工程师们——在此案例中是被驱逐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和一些巴伐利亚当地人——关心的不仅是凝固在时间中的传统，他们没有简单复述往日的故事，而是根据地缘政治正在发生的变化改编当地的森林传说。我们的主角作为坚定的天主教徒，记录下东方集团反传统的例子，在铁幕的西部边缘地区把随后发生的受到污损的传说与民间的虔敬活动编织在一起。朝圣者和游客改变了地区交通模式，他们在西边支持新的天主教圣地及其世俗扩展，促进了边界轮廓的塑造。无数业余和职业的作家与艺术家们苦心孤诣，把他们对边界和森林交织在一起的感觉转变成图像和文学流派——有些追随前人，有些没有先例。各种天才的诗人在高山之巅唱起忧伤的赞歌，希望德意志人能回到捷克的土地上。在40年的敌对中，他们共同努力，制造出了所谓的“祈祷墙”，这种冷战的民间表述远未得到探索。祈祷墙起初是反对“不敬神的共产主义”的宗教壁垒，后来逐步演变成对各种艺术抱负更具包容性的参照和铁幕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这种民间壁垒并非仅限于言辞，而是有着坚实的物理形状。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祈祷墙借由一系列新据点的建设得以巩固——他们建起礼拜堂和瞭望塔，以替代在东方被

摧毁的这类设施——它们像基点，标出了据认为存在于这里的铁幕。从奥匈帝国的土地测量站到波希米亚森林的景点，这些曾被19世纪的著名作家、“森林文化的守护者”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在散文中歌颂过的历史地标，经由这些据点得以补充。因此，祈祷墙不仅反映出冷战的存在，也与这个地区影响深远的历史相关。在接下来的篇章中，将阐明这种历史延续性的起源、发展和影响。不同于传统观点，本书是首部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探讨柏林之外的铁幕的专著，论述祈祷墙是20世纪中叶边界和森林交汇的最重要的表现。

我认为，冷战时期的德国人执着于两个典型的意象——边界和森林，它们在上面提到的创造性活动的推动下，在前所未有的范围内发展出一种共生关系。这一时期，该地区在国际上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这些毫无规律可言的、相互矛盾的、野蛮生长的意象对德国近两个世纪的审美、意识形态和生态意识影响深远。它们引发的同化、抵制或仅仅是沉思，代表了20世纪中叶的分裂。至少在这一地区，“文化表现”是边境实际情况的反映。甚至当铁幕在森林天然的或人为的“真正的政治空间”延伸时，它们也如影随形。

波希米亚森林不仅是一个生态系统，还是朝圣路线、登山途径和戏剧、小说等文学情节错综复杂的隐喻，这使得文化和政治相互渗透的情况更为复杂。它既是自然景观，也是文化环境。这两种特性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决定了对该地区表象的感知。18世纪的地理调查将其描述为“相当程度上的天然竞技场”(natural amphitheater [of] formidable proportions)。其愈发彰显的重要性既是事实，也是人为的赋予。20世纪中叶，波希米亚森林只沿着捷克斯洛伐克和西德

220英里的边界向东延伸60英里，这片山区的轮廓异常模糊，但其影响却早已深入时间和空间的想象当中。

在空间上，这片森林的影响向西方和西北方远及巴伐利亚森林和上普法尔茨森林(Bavarian and Upper Palatine Forests)，甚至费希特尔山脉(Fichtelgebirge)也有波及，尤其是数个世纪以来，这些地区的边界互相渗透，对此，随后将有详细的论述。在时间上，这个地区的遗产——广义上说就是民俗——影响到所有的人。神秘的森林动物与19世纪的民族主义边地小说(Grenzlandromane)中的角色擦肩而过；歌德等德国文学界的前辈曾在波希米亚的景点徜徉；用施蒂弗特的风格描绘思乡的少女；还有当今时代边地人物的原型：走私者、打零工者和边防警卫等。冷战时代的遗产看管者试图赋予这个族群以意义，在他们看来，冷战不仅是东西方之间的冲突，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它将塑造和摧毁现代边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高峰。在这段历史中，我们的主角着手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共同构筑祈祷墙有助于消除他们因住所、食物和经济援助而爆发的冲突——毕竟他们身处的巴伐利亚，是西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

这既是必然，也是人为选择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初，辽阔的波希米亚森林被分为东西两部分，成为欧洲冷战的背景。但是，这片森林远未被时代的灾难所毁灭，反而是相对平静的舞台。捷克斯洛伐克和西德之间的这片地区虽然气氛严峻，但也很安详，没有表现出与那个时代有关的紧张的人生戏剧感。因此，森林的表象被用于强化这个地区物理特征的影响，并把注意力引向西德边界的保护性功能，甚至真实的地貌及其叙述被捆绑在一起，既规定了它的边界，也定义了本书对它的描叙。如果“竞技场”如其语义所示，是

两方都能观看的场所，那么西德边缘的波希米亚森林确实符合这一定义。从边地制高点向东方和西方眺望时，分割对立的第一印象可能源自人造物，不管它们是装饰性的，还是其他。在这些作品中，冷战的形势不只是“行动的背景”，还是行动的组成部分——它把业余和职业的作家、诗人与艺术家们吸引了回来。

本研究的主要思想认为，这些人造物甚至在铁幕正式定型之前，就已开始构筑一个符号幕（icon curtain）——它将最终演变成祈祷墙。当然，这不仅是一个双关语。“符号”一词在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个是字面上的，指的是关于这段边界的最早期故事中涉及的基本宗教物品；第二层含义是象征性的，通常描述各种表现。特别重要的是，植根当地的事物与其他地方对其的想象截然不同。同一表述在当地和其他地区语义上的矛盾在本书的全部四章中毫无二致。在西方远离此处的地方，反共产主义宣传形象地把铁幕描绘成“地球上受共产主义控制的地狱带”。尽管这种暴虐景象植根于成千上万人民心中，并想象出它所导致的各种悲剧，但在当地，这个“地狱”并不像宣传海报那样一眼就能见到。捷克斯洛伐克-西德边界的魅力正来源于虚构的共产主义地狱与现实的矛盾关系，以及访客平衡这种矛盾的心理需要。在这方面，这片森林的遗产被证明是不可或缺的。

这并非说捷克斯洛伐克-西德边界的冷战史平淡无奇。在一次事件中，一列载满捷克难民的火车全速冲过防御工事，一些乘客有意配合，另一些则是无意间卷入的。还有一次，一位颇具创造力的波希米亚工程师开着自制的装甲车，带着全家人偷渡到巴伐利亚，其后这辆车有了“自由坦克”的绰号。和铁幕的其他地方一样，双

方都经常有间谍被逮捕，东方集团的叛逃者很常见。关于听到边界东面枪声的报告第二天会登上西方的报纸，然而平民参观者（大约有200万思乡的苏台德德意志人被驱逐后居住在联邦共和国，几十年来他们持续到这段边界访问，成为当地的一个特征）很少目睹这类戏剧性事件的任何迹象。

驶向西方世界的“自由列车”和“自由坦克”是移动的证据，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青草覆盖了断裂的火车轨道，雨水冲走了履带印痕。与在柏林墙附近所做的努力相比，西德当局在用纪念品或信息点展示这条边界的效果方面所做的尝试极其有限。因此，平民有一个空白需要填补，而他们用以填补的想象多过现实。这是一条寂静的边界，深藏在树林茂盛的山中，它的现实主义超越了现实本身。长久以来，政治学家们使用“现实主义”一词来表示实用的、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风格，而用“悲剧”一词揭露这种手段的傲慢。然而在当今背景下，这些词语有着极为不同的含义，对此我将在结尾的最后讨论中详细论述。“现实主义”并非指现实政治（Realpolitik），而是指一种虚构出来的经世手段。“悲剧”则是影射这种手段夸张的表演，经常有人宣称战争一触即发，结果往往令人“大失所望”。简而言之，沿着祈祷墙出现的各种表达“仅因其指示对象而得以合理化”，如现实主义作品所描述的那样，较之指示对象本身影响更为深远。对本书的主角来说，为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提出服装是现代社会的语言，论证了现代服装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所称的“现实效应”（the Reality Effect）出力，本身就极具诱惑。它能使他们有一种涉入感，使之从西德的贫困难民跃升为该国的冷战先锋，这在其他方面是体会不到的。

铁幕及其长历史

本书不仅解释这类动机如何广泛地使当地居民对这条静谧边界做出创造性反应，而且还在某些案例中重新考察和修正了某些关于冷战的重要历史假设。最重要的是，传统观点认为铁幕是前所未有的或缺乏“既有谱系”的断层，而本书对此提出质疑。无可否认，在战略层面，它是“一条独特的边界”。然而，虽然有些例外，但该分界线的大部分区域并非处于荒郊野外，而是与先前存在的边界紧密结合。用凯特琳·默多克(Caitlin Murdock)的话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西德之间有一条“持续存在的边界”，它使我们能够对铁幕进行重新思考，把它当作一个深厚的文化储备库，而非战略藩篱或心理屏障。“将这段边界置于中欧冲突的长历史背景中考虑”或许确实会使我们绕一段路，但追寻这种分裂与文化传统——文学、艺术，或者宗教崇拜——的关系绝非多余。

我以历史悠久的家族作为研究长历史的切入点，那些研究铁幕的人一般不会由此着手，我既不想拆毁最重要的“冷战”符号，也不想揭露这条边界的历史特质。毫无疑问，铁幕带有时代的印记——正是那个时代在这段边界留下了不止一个烙印。因此，虽然在地图上，这条分界线多少能保持完整，丘吉尔说“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Stettin)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Trieste)”时已经有了预示，不过它的历史和意义是极其不连贯的，各部分都有自己的特点，使之成为完全的“多样性边界”。套用摄影师多丽·马西(Doreen Massey)的简洁公式，即“没有多样性，就没有空间”。

在外界观察者看来，除了结构不同，这条屏障就是连绵的铁丝网和无人区，然而当地的真实情况从来没有那么简单。伊迪丝·谢费尔（Edith Sheffer）曾令人信服地以这条边界的日常生活为背景指出：这里的每个部分在经济、地理和社会环境方面差异都非常大。这条分界线的各段不仅防御方式、巡逻方式和人口不同，而且正如本书将要阐明的那样，受到不同的文化-历史力量控制，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冲突及其后续。在4350英里长的铁幕中，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过去，并深深影响其所呈现的冷战。就这一点而言，之前从未存在过的，或只有地区性意义的两德边界，与铁幕之中与早已确立的一个或多个国家边界重叠的部分，并无区别。这更多地体现在边界的西部，因为那里容易进入，边界东部则是禁区。没有哪两个部分对其居民或风景施以相同的影响——真实或想象的。没有哪两个部分有着相同的情感或形象依托。

此外，各种形象符号数不胜数，成为波希米亚和巴伐利亚之间的这条边界的特征，它们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不仅为探索被分割开来的历史悠久的宗族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且也为英语学者提供了摆脱两德边界束缚的机会。尽管近年来关于铁幕的英语研究对早期近乎一边倒地强调柏林“是冷战冲突的象征”正确地进行批评，不过他们持续关注两德之间的边界，制造出了另一个类似的特殊场所。就像柏林墙曾经成为整个分割线的代表一样，“德国的铁幕”也和这个分裂国家的内部边界画上了等号。然而，对于这个分裂国家的西半部分来说，分割线并非止于霍夫（Hof，德国中东部城市，临近捷克斯洛伐克边界，位于白莱特东北偏北）或科伯（Coburg，德国中部城市，位于纽伦堡以北）近郊，而是继续向南延